

湖边小屋

〔加拿大〕威廉·扬 著
朱子仪 译

The Shack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湖边小屋 The Shack

〔加拿大〕威廉·扬 著
朱子仪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边小屋 / [加拿大] 威廉·扬著; 朱子仪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10

书名原文: The Shack

ISBN 978-7-5302-1631-6

I. ①湖… II. ①威…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加
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619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6-6407

THE SHACK

Copyright © 2007 by William P. Young.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indblown Media,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湖边小屋

HUBIAN XIAOWU

[加拿大] 威廉·扬 著

朱子仪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9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631-6

定 价 39.5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这个故事写给我的孩子：

查德，温和的思想家

尼古拉斯，温柔的探险家

安德鲁，仁慈的情感师

艾米，快乐的善解者

亚力山德拉，闪闪发光的力量

马修，未来的奇迹

首先献给：

我心爱的金，谢谢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还要献给：

“……我们这些跌跌撞撞、相信世界有爱的人。

站起来，让爱发光。”

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www.readinglife.com

出 品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殊途同归	9
第二章	天色渐黑	19
第三章	引爆点	29
第四章	巨恸	41
第五章	谁要来吃晚餐	65
第六章	烤制一个 π	87
第七章	码头上的上帝	105
第八章	诱人的早餐	117
第九章	很久以前，遥远的地方有个花园	131

第十章	涉水而行	145
第十一章	大法官	159
第十二章	怪兽腹中	181
第十三章	打开心扉	197
第十四章	上帝是动词	211
第十五章	狂欢	227
第十六章	梅西回家	237
第十七章	心的抉择	251
第十八章	余波荡漾	261

前言

当某人宣称自己与上帝共度了整个周末，而且是在一间棚屋之中，谁会相信呢？然而这就是《湖边小屋》的故事。

从去田里帮邻居捆干草喂两头奶牛算起，我和麦克相识已经二十多个年头了。那会儿，我和他就像当下孩子们所说的，总“厮混在一起”，同喝一杯咖啡，或者我来一杯热腾腾的印度拉茶加豆奶。我们俩谈话时感到由衷的快乐，笑声不断，偶尔也会感动得掉下一两滴眼泪。坦率地说——要是你懂我的意思——我们越老越喜欢混在一块儿。

他全名叫麦肯齐·艾伦·菲利普斯，大多数人都叫他艾伦。这是他们家族的传统：男人最前面的名都一样，通常人们称呼中间的名。这大概是为了避免有装腔作势之嫌的“一世、二世、三世”或“老麦肯齐、小麦肯齐”等称呼。对于自称朋友来套近乎的电话推销员，这个法子倒很有效。所以他与祖父、父亲以及长子一样，拥有指定的名字“麦肯齐”。关系普通的人都这么称呼他，唯有他的妻子南，以及一些极亲近的朋友才叫他“麦克”。不过我也曾听见个别素不相识的人对他嚷嚷：“哎，麦克，你是怎么开车的？”

麦克出生于中西部某处的一个农家。在这个爱尔兰裔的美国家庭

里，少不了生老茧的手和严格的规矩。他那身为教会长老、过于苛刻的父亲，尽管看上去很虔诚，背地里却是个酒鬼。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喝酒，比如天老不下雨，或者雨又来得太早等等，其实下不下雨他都是如此。麦克极少谈到父亲，但一旦提及，他的脸上就如退潮一般没了表情，只剩下阴沉、呆滞的目光。从麦克对我说的几件事来看，他老爸不是那种喝醉之后便乐陶陶入睡的酒鬼，而是打了妻子再恳请上帝宽恕的狠毒卑鄙的小人。

十三岁时，在一次青少年信仰复兴活动中，麦肯齐万般无奈下向一位教会领袖敞开自己的内心，忆起了有关父亲的一切。受这一时刻坚定信仰的激发，麦克流着泪忏悔说，他不止一次目睹喝醉的父亲失去理智般毒打妈妈，自己却一直袖手旁观，没去帮一帮她。令麦克想不到的是，听他忏悔的人与父亲是同事，两人在一起主持教堂仪式。回家的时候，父亲正站在房子的前门廊上等他，妈妈和姐妹显然都不在家。他后来听说，她们被送到梅阿姨家去了，为的是方便父亲自由地就尊严问题给胆敢背叛的儿子一次教训。差不多整整两天，他一直被捆在屋后的大橡树上。父亲每次从醉中醒来，放下酒瓶，都会一边念《圣经》，一边挥舞腰带抽他。

两个星期后，等到终于能抬脚走路，麦克就从床上起来，离家出走了。不过在离开之前，他将老鼠药放入了农场里能找到的所有酒瓶，然后从户外厕所附近挖出一只满是泥土味儿的小锡盒，里面有一张全家福，照片里大家都眯着眼睛，仿佛在迎着太阳，父亲则远远站在一边；一张一九五〇年路克·伊斯特^①的新秀卡；一个装过约一盎司“玛

^①路克·伊斯特（1915—1979），美国职业棒球手。

姬”香水的小瓶，他妈妈只搽过这种香水；一卷线和两根针；一架银色的美国空军 F-86 喷气式模型小飞机；此外，还有他所有积蓄，共十五元十三分。他蹑手蹑脚回到房子，在妈妈的枕头底下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希望有一天您能原谅我。”父亲刚大醉一场，此时正鼾声如雷。他发誓永不回头。他也确实做到了——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回来过。

十三岁的孩子并未长大成人，可麦克别无选择，他很快就适应了。他很少谈那之后许多年的经历。那么多年他都在国外漂泊，满世界打工赚钱，然后把攒下的寄给外公外婆，由他们交到妈妈手里。

我想，在远方的某个国家，他曾拿起枪卷入了某种可怕的冲突，因为从我认识他起，就发现他出于某种隐秘的情绪强烈地痛恨战争。不管发生过什么，到了二十出头的年龄，他终于进了澳大利亚一所神学院。学得满腹神学和哲学之后，他回到美国，与妈妈和姐妹团聚、和解。随后他搬到了俄勒冈州，在那里认识了南尼特·A. 萨缪尔森，并娶她为妻。

如今满世界都是夸夸其谈的人，只有麦克勤于思考，注重实干。除非你直截了当地问他（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干），他才多说几句。然而，当他开口说话的时候，你会心生疑惑：这人是不是个外星人？因为他对人类的观念和经验总有与众不同的认识。

事情的关键在于，他在这个世界上总能引起不快，因为大多数人更愿意听自己乐意听的话，尽管那并没有什么意义。假如他最大限度地隐瞒自己的想法，那么认识他的人都会非常喜欢他。当他发表看法时，人们也不是不再喜欢他，只是很难再自以为是。

有一次，麦克对我说，他年轻时比现在更喜欢畅所欲言。但他承

认，那类谈话大多是不掩盖自己的伤口，最终将痛苦发泄到周围人身上了事。他说，他曾靠指出他人的过失并报以羞辱来维持自己虚假的强势，以获得支配他人的快乐。这可不怎么招人喜欢。

这样的麦克，就是我一直以来了解的那个人。除了真正理解他的，其他人都觉得他相当普通，并无特别之处。如今，他快满五十六岁了，外表毫不起眼，是个微胖、秃顶的白人小矮个儿。这样的男人如过江之鲫，在人群中，你可能都注意不到他。在地铁站，他若坐在你旁边打瞌睡，你甚至会感到不快。而他每周都要乘地铁进一回城，去参加销售会议。他在山猫路的家中设了个小办公室，大部分工作都在那里完成。其实就是出售高科技产品和一些我根本搞不懂的小机械——科技这玩意儿使一切都加快了速度，就仿佛生命转得还不够快似的。

除非你碰巧偷听到他正与某位专家的对话，不然你绝对想不到他有多聪明。我就曾遇到这样的场合，感觉他的话突然间简直不像英语，我拼命想听懂，但各种概念像珠宝一样滚滚涌出。他能用智慧的语言谈论任何事情，你能感觉出他有坚定的信念，但谈论的方式却十分温和。他并不想要改变你的信仰。

他最爱谈关于上帝和创世的话题，以及人们为何坚守自己的信仰。这种时候，他会双眼放光，嘴角含笑，如孩子一般，疲惫瞬间一扫而光，变得活力非凡，几乎无法抑制自己。但他并不那么虔诚。他对宗教似乎爱恨交织，也许他怀疑上帝也是忧郁、疏远和冷淡的。略带嘲讽的言语有时从他矜持的唇间溢出，有如从井深处飞出的一支支毒箭。尽管有的礼拜日我们会同时出现在圣经教堂（我们喜欢称之为“第五十五施洗者圣约翰自主会众”）的坐席和讲坛，但他在那里并不怎么舒坦。

麦克和南结婚已有三十三个年头，几乎天天沉浸在幸福之中。他说，她拯救了他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尽管我感觉以前他曾无情地伤害过她，但不知怎的，她似乎比以往更爱他了。我想，这是因为我们所受的伤大都会在相处中愈合，而我也知道，神的恩典仅从表面不大容易看得出来。

不管怎么说，麦克的婚姻生活一帆风顺。在家里，南是把瓷砖牢牢黏于一处的灰浆。尽管麦克在阴影重重的世界里挣扎，但南的世界通常黑白分明。南生来通情达理，她甚至不把这叫作天赋。料理家务让她无法去追求做医生的梦想，但护士工作却也做得非常出色。她选择为晚期肿瘤病人服务，因而广受赞誉。麦克与上帝的关系宽广，而南是深厚的。

这对奇特的伉俪育有五个相貌出众的儿女。麦克喜欢说孩子漂亮的外貌都是从他那里攫走的，“因为南美貌依旧”。三个男孩中的两个已离开家：新婚不久的乔在当地一家公司做销售，刚刚大学毕业的泰勒离开了学校，准备攻读硕士学位。乔舒和女儿凯瑟琳（凯特）还待在家里，在当地社区学院上学。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女儿——梅莉莎，我们都喜欢叫她“梅西”。她的情况……哦，往下看你就会明白。

我该怎么说呢，反正这几年日子过得很不寻常。麦克变了样，如今他与以往大相径庭。我始终觉得他是个非常温和亲切的人，可自从三年前住院回来，他变得……嗯，甚至比以往更加友善了。他变成了那种异常罕见的人——能够让人的内心自由自在。我和他在一起也十分自在。每当离去时，我都感觉刚刚进行了一场受益一生的谈话，即便通常情况下都像是我一个人自言自语。他怀着对上帝的敬意，与上帝的关系不再只是宽广，而是逐渐变得深入。但这种深入也使他付

出了很大代价。

这和七年前大不相同。当时在“巨劫”袭击下，他几乎要完全停止和人交谈。也就在那时，我们心照不宣，差不多两年没在一起“厮混”。我只是偶尔在本地的食品杂货店见到他，更间或是在教堂碰到。我们只是礼节性地拥抱一下，不会多说什么。他甚至不愿与我对视，也许他怕交谈会撕开内心的伤疤。

一次严重的……事故之后，一切都变了。这里不再赘述，到时我们会一一告诉大家。总之，最近几年他似乎找回了自己的生活，他已卸下了“巨劫”这个包袱。三年前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的生命之歌，而我也急不可耐地想给你奏响这支曲子。

尽管麦克的言语交流足够顺畅，但他对自己的写作技能不够放心——他知道我非常热衷此道，因而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代笔捉刀，“为孩子们和南”写下他的故事。他想借助文字表达对他们的挚爱，同时也帮助他们理解他内心世界里发生的一切。你知道，在那里，唯有你自己存在——假如你信上帝，也许还有上帝。当然即便你不信上帝，上帝也可能在那里。就像他的奇遇，“至高无上的干预者”往往不招自来。

你将要读到的文字，是麦克和我苦心经营好几个月的心血。这些内容有一点，嗯……不，有很多神奇的地方。某些部分是否属实，我不作判断，只想说，也许有些东西无法得到科学证明，然而它们千真万确。我要诚恳地告诉你，他的故事深深地影响了我，这种深度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真的，我极其希望麦克告诉我的一切都确凿无疑。大多数时候我站在他一边，但其余的日子——当眼前这个由混凝土和电脑组成的世界好像才是“真实”世界时，我顿时没了主见，陷入了疑惑。

最后还有两点免责声明。麦克想要你知道，假如你碰巧读到这个故事，感觉不怎么喜欢，那么用他的话说：“抱歉……这个故事不是为你而写的。”但，也许它就是为你而写。你将要读到的是麦克尽力回忆的往事。这是他的故事，不是我的，所以当我偶尔露面时，都从麦克的角度，以第三人称提及。

回忆有时会耍花招，特别是跟意外事故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尽管我们齐心追求准确，但书中若出现某些事实错误以及记忆失实之处，我不会特别惊讶。这类情况的出现并非有意。我向你保证，记录在此的对话和事件都同麦克记忆中的一样真实，所以请不要对他太过苛求。你即将看到，说出这些事情并不轻松。

威利

第一章 | 殊途同归

我听见一位智者说，生命的中途有两条岔路。

我选择人迹罕至的那一条，从此每日每夜都不雷同与虚度。

——拉里·诺曼^①《向罗伯特·弗罗斯特致歉》

^①拉里·诺曼（1947—2008），美国音乐家、歌手，是虔诚的基督徒。